北史/卷10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九十九 ◄

北史
卷一百　序傳第八十八

►

李氏序傳

李氏之先，出自帝顓頊高陽氏。當唐堯之時，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，為堯大理，以官命族，為理氏。歷夏、殷之季。其後理征字德靈，為翼隸中吳伯，以直道不容，得罪於紂。其妻契和氏，摧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，食木子而得全，遂改理為李氏。周時，裔孫曰乾，聚于益壽氏女嬰敷。生子耳，字伯陽，為柱下史。

子孫散居諸國，或在趙，或在秦。在魏者為段干大夫，段干木其後也。別孫悝為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焉。在趙者曰曇，以功封柏人，武安君牧其後也。在秦者名興族，為將軍。生子伯祐，建功北狄，封南鄭公。伯祐生二子，平燕、內德。子信為秦將，虜燕太子丹。信孫元曠，仕漢為侍中。元曠弟仲翔，位太尉。仲翔討叛羌於素昌，一名狄道。仲翔臨陣殞命，葬狄道川，因家焉。《史記李將軍傳》所云其先自槐裏徙居成紀，實始此也。仲翔曾孫廣，仕漢，曆文、景、武三帝，位前將軍，立功沙漠。廣子當戶、椒、敢。當戶子陵，戰歿匈奴。椒。敢曆侍中、郎中令、關內侯。生子禹，位至侍中。並事具《史》《漢》。禹生承公。承公生蜀郡太守先。先生長宗。長宗生博士況。況生孝廉本。本字上明，生巴郡太守次公。次公生臨淮太守軌。軌字逸文，生積弩將軍隆。隆字業緒，生雍。雍字俊熙，仕魏，曆尚書郎、濟北、東莞二郡太守。雍生柔。柔字德遠，晉舉秀才，為相國從事中郎、北地太守。

柔生弇，字秀子，高亮果毅，有智局。晉末大亂，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下。卓位相國

從事中郎，保政刑不修，卓率宗族奔于張寔，弇亦隨焉。因仕于張氏，為驍騎左監。弇本名良，妻姓梁氏。張駿謂弇曰：「卿名良，妻又姓梁，令子孫何以目其舅氏？昔耿弇以弱年立功，啟中興之業，吾方賴卿，有同耿氏。」乃使名弇。曆天水太守、衛將軍，封安西亭侯。卒，年五十六，贈武衛將軍，建初中，追諡景公。子昶，字仲堅，幼有名譽，年十八而亡。建初中，追諡簡公。

涼武昭王暠，字玄盛，小字長生，簡公昶之子也。遺腹而誕，祖母梁氏，親加撫育。幼好學，性沈敏寬和，美器度，通涉經史，尤長文義。及長，頗習武藝，誦孫、吳兵法。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。黁起謂繇曰：「君當位極人臣，李君必有國土之分。家有騧黃馬生白額駒。此其時也。」及呂光之末，段業自稱涼州牧，以昭王為效穀令。而敦煌護軍馮翊郭謙、沙州中從事敦煌索仙等以昭王溫毅有惠政，推為甯朔將軍、敦煌太守。昭王初難之。會宋繇仕於業，告歸，言于昭王曰：「兄忘郭黁言邪？白額駒今已生矣！」昭王乃從之。尋進號冠軍將軍，稱藩於業。業僭稱涼王，其右衛將軍索嗣構昭王於業，乃以嗣為敦煌太守，率騎而西，昭王命師擊走之。於是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，推昭王為大都督、大將軍、涼公，領秦涼二州牧、護羌校尉，依竇融故事。昭王乃赦境內，建元號庚子，追崇祖考，大開霸府，置左右長史、司馬、從事中郎，備置僚寀。廣辟士宇，屯玉門、陽關，大田積穀，為東討之資。立靖恭堂以議朝政，閱武事焉。圖贊自古聖帝、明王、忠臣、孝子、烈士、貞女，親為序頌，以明鑒誡之義。當時文武群公僚佐，亦皆圖贊所志。五年，改元為建初。遣舍人黃始、梁興間行歸表于晉。是歲，乃自敦煌徙都酒泉。又以表未報，復遣沙門法泉間行通表建鄴。于時百姓樂業，請勒銘酒泉，乃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，刻石頌德。又有白狼、白兔、白雀、白雉、白鳩等集於園間。群下以為白祥，金精所誕，皆應時邕而至；又有神光、甘露、連理、嘉禾眾瑞，請史官記其事。昭王從之。上巳日，宴於曲水，命群僚賦詩，昭王親為之序。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勖諸子焉。昭王以緯世之量，為群雄所奉，兵無血刃，遂啟霸業，乃修敦煌舊塞。薨，諡曰武昭王，廟號高祖，陵號建世，武昭王十子，譚、歆、讓、愔、恂、翻、豫、宏、眺、亮。世子譚早卒。

後主諱歆，字士業，武詔王第二子也。武昭王薨，府僚奉為都督、大將軍、涼公，領涼州牧、護羌校尉，大赦境內，改元為嘉興。尊母尹氏為太后。在位四年，為沮渠蒙遜所敗，國亡。武昭王以魏道武皇帝天興二年立，後主以明元皇帝泰常五年而亡，據河右凡二世，二十一年。世子重耳奔于江左，遂仕于宋。後歸魏，位恆農太守，即皇室七廟之始也。

後主弟讓，字士遜，雅量凝重，善於謀略，位甯朔將軍，領西羌校尉、輔國將軍、晉敦煌太守、新鄉侯，贈驃騎大將軍，諡曰穆。讓弟愔，字士正，位晉昌、敦煌太守。愔弟恂，字士如，有幹略，位酒泉、敦煌太守，遇家國之難而終。恂弟翻，字士舉，小字武疆，英雄秀出，有雄略，位車騎將軍，祈連、酒泉、晉昌郡太守。翻弟豫，字士寧，位西海太守。豫弟宏，字士贊，位前將軍、中華令。宏弟眺，字士遠，位左將軍。眺弟亮，字士融，位右將軍。

寶字懷素，小字衍孫，晉昌太守翻之子也。沈雅有度量，驍勇善撫接。遇家難，為沮渠蒙遜囚于姑臧。歲餘，與舅唐契北奔伊吾，臣於蠕蠕。其遺眾之歸附者，稍至二千，寶傾身禮接，甚得其心，眾皆為之用，每希報雪。屬太武遣將討沮渠無諱于敦煌，無諱捐城遁走。寶自伊吾南歸敦煌，遂修繕城府，規復先業，遣弟懷達，奉表歸誠，太武嘉其忠款，拜懷達散騎常侍、敦煌太守；別遣使授寶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西垂諸軍事、鎮西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領護西戎校尉、沙州牧、敦煌公，仍鎮敦煌，四品已下，聽承制假授。真君五年，因入朝，遂留京師，拜外都大官。轉鎮南將軍、并州刺史，還除內部大官。文成初，代司馬文思鎮懷荒，改授鎮北將軍。太安五年薨，年五十三，詔賜命服一襲，贈以本官，諡曰宣。有六子，承、茂、輔、佐、公業、沖。公業早卒。

承字伯業，少有謀略。初，寶欲歸款，僚庶多有異議。承時年十三，勸寶速定大計，於是遂決。寶仍令承隨表入賀。太武深相器異，禮遇甚優，賜爵姑臧侯。後遭父憂，居喪以孝聞。承應傳先封，以自有爵，乃以本封讓弟茂，時論多之。承方裕有鑒裁，為時所重。文成末，以散侯出為龍驤將軍、滎陽太守，為政嚴明，甚著聲稱。延興五年卒，時年四十五，贈使持節、大將軍、雍州刺史，諡曰穆。

長子韶，字元伯，學涉有器量，與弟彥、虔、薤並孝文賜名焉。韶雅為季父沖所知重。延興中，補中書學生，襲爵姑臧侯，除儀曹令。時修改車服及羽儀制度，皆令韶典焉。遷給事黃門侍郎。後依例降侯為伯，兼大鴻臚卿，黃門如故。孝文將創遷都之計，詔引侍臣，訪以古事。韶對曰：「洛陽九鼎舊所，七百攸墓，地則土中，實均朝貢，惟王建國，莫尚於此。」帝稱善。遷太子右詹事，尋罷左右，仍為詹事、肆州大中正。出為安東將軍、兗州刺史。帝自鄴還洛，韶朝于路，帝言及庶人恂事曰：「卿若不出東宮，或未至此也。」宣武初，征拜侍中，領七兵尚書，除撫軍將軍，并州刺史。以從弟伯尚同咸陽王禧之逆，免除官爵。久之，兼將作大匠，敕參定朝儀律令。及呂苟兒反于秦州，除撫軍將軍、西道都督，行秦州事，與右衛將軍元麗，率眾討之。事平，即真，璽書勞勉，復其先爵。時隴右新經師旅，百姓多不安業，韶善撫納，甚得夷夏之心。

孝明初，自相州刺史入為殿中尚書，行雍州事，後除中軍大將軍、吏部尚書，加散騎常侍，出為冀州刺史。清簡愛人，甚收名譽，政績之美，聲冠當時。明帝嘉之，就加散騎常侍，遷車騎將軍，賜劍珮、貂蟬各一具，驊騮馬一匹，並衣服寢具。詔以年及懸車，抗表遜位，優旨不許。轉定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及赴中山，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，相聚而泣。二州境既連接，百姓素聞其德，州內大安。正光五年，卒於官，年七十二。詔贈帛七百匹，贈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車騎大將軍、司空公、雍州刺史，諡曰文恭。既葬之後，有冀州兵千餘人，戍於荊州，還徑詔墓，相率培塚，數日方還，其遺愛如此。永安中，以克定秦、隴功，追封安城縣開國伯，邑四百戶。

長子瑩，字道璠，溫雅有識量。魏永平二年，釋褐太尉府行參軍，累遷尚書倉部郎中。後汝南王悅為司州牧，悅性質疏冗，情識不倫，朝廷以瑩器望兼美，閑於政事，擢為悅府長史，兼知州務。甚得毗贊之方，因除司州別賀。遷光祿少卿。永安初，以本官兼度支尚書，襲封安城縣伯，又除司徒右長史，仍兼尚書。及遷都於鄴，留瑩於後，監掌府藏。及撤運宮廟材木，以明幹見稱。加征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尋兼給事黃門侍郎，監典書事。出為東徐州刺史，為政清靜，人吏懷之。解州還，以老疾，不求仕進。齊受禪，追瑩兼前將軍，導從於圜丘行禮。又攝護軍，陪神武神主入太廟。瑩意不願策名兩朝，雖以宿德耆舊被征，過事即絕朝請。文宣亦曾命瑩預華林宴，顧訪舊事，甚重之。天保四年卒，年七十二。

子詮，字世良，任城郡守，贈涇州刺史。

子伯卿，太師府參軍事。伯卿子師上，聰敏好學，雅有詞致。外祖魏收無子，惟有一女，生師上，甚愛重之，童祇便自教屬文，有名於世。後與范陽盧公順俱為符璽郎，待詔文林館。與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，從駕晉陽，寓居僧寺，朝士謂之康寺三少，為物論推許若此。隋煬帝居蕃，奏為王府記室，終於揚州。

詮弟謐，字世安，位高陽郡守、司農卿、安州刺史。謐子千學，齊武平中尚神武女浮陽長公主，拜駙馬都尉、南青州刺史。

謐弟誦，字世業，位假儀同三司、臨漳令。誦弟世韞，太子舍人、殿中郎。

瑩子孫繁衍，行人號其宅為李東徐村。

璵弟瑾，字道瑜。美容貌，有才學，特為韶所鍾愛。清河王懌甚知賞之。懌為司徒，辟參軍事。轉著作郎，稍遷通直散騎侍郎，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、尚書郎盧觀典修儀注。王、盧即瑾之外兄。臨淮王彧謂瑾等三俊，共掌帝儀，可謂舅甥之國。及明帝崩，上諡策文，瑾所制也。莊帝初，于河陰遇害，年三十九，贈冠軍將軍、齊州刺史。

子產之，字孫僑。容貌短陋，而撫訓諸弟，愛友篤至。其舅盧道將稱之曰：「此兒風調，足為李公家孫。」位北豫州司馬。子仲膺，字公祀。以學行稱，位太子洗馬。仕周，為東京少吏部上士。隋開皇中，卒于荊州總管司馬。

產之弟茜之，字曼容，清通，好文學。齊天保初，曆太子洗馬，行陽翟郡守，為政清靜，吏人稱之。遷尚書考功郎中，遇文宣昏縱，見害，時人冤之。

茜之弟壽之，位梁州中從事，性貞介，不負於人。

壽之弟禮之，位司徒騎兵參軍。與妻鄭氏相重，妻先亡，遺言終不獨死。未幾，禮之腳上發腫，夢妻雲，煮小麥漬之即差，如其言，反創而卒。

禮之弟行之，字義通，小字師子。簡靜，善守門業，多識前言往行，而不以文學自名。居喪盡禮，與兄弟深相友愛。仕齊，歷位都水使者、齊郡太守，帶青州長史。任城王敬憚之，州人號曰李御史。仕周，為冬官府司寺下大夫。隋開皇初，封固始縣男，除唐州下淺郡太守，稱疾不行，卒。行之風素夷坦，為士友所稱。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，常贈詩云：「水衡稱逸人，潘、楊有世親，形骸預冠蓋，心思出囂塵。」時人以為實錄。及疾，內外多為求醫，行之曰：「居常待終，士之道也。貧既愈富，何知死不如生？」一皆抑絕。臨終，命家人薄葬，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：「隴西李行之，以某年某月終於某所。年將六紀，官曆四朝，道協希夷，事忘可否。雖碩德高風，有傾先構；而立身行己，無愧夙心。以為氣變則生，生化曰死，蓋生者物之用，死者人之終，有何憂喜於其間哉！乃為銘曰：人生若寄，視死如歸。茫茫大夜，何是何非。」言終而絕，二子，夷、道。

行之弟凝之，字惠堅。光州中從事，非其所好，俛俛而就，秩滿，徑還冀州棗強野舍。凝之明本草藥性，恆以服餌自持，雖年將耄及，而志力不衰。篤好古文，精心典禮，以之終老，未嘗懈倦。隋仁壽中卒。

產之兄弟，並有器望。邢子才為禮之墓誌云：「食有奇味，相待乃餐，衣無常主，易之而出。」時以為實錄。諸歸相親，皆如姊妹。茜之死，諸弟不避當時兇暴，行喪極哀。趙郡李榮來吊之，歎曰：「此家風範，海內所稱，今始見之，真吾師也。」欲與連類，即日自名勞之。

瑾弟贊，字道璋。少有風尚，辟司徒參軍事。卒，贈漢陽郡太守。子脩年，開府參軍，早亡。

韶弟彥，字次仲，有學業。孝文初，舉秀才，除中書博士，轉諫議大夫。後因考課，降為元士。尋行主客曹事，徙郊廟下大夫。時朝儀典章，咸未周備，彥留心考定，號為稱職。孝文南伐，彥諫曰：「臣以為蕞爾江、閩，未足親勞鑾駕。」頻表雖不見納，而以至誠見嘉。及六軍次於淮南，征為廣陵王羽長史，加恢武將軍、西翼副將。軍還，除冀州趙郡王幹長史。轉青州廣陵王羽長史，帶齊郡太守。征為龍驤將軍、司徒右長史，轉左長史、秦州大中正。出行揚州事，尋征拜河南尹，還至汝陰，復敕行徐州事。尋徵拜平北將軍、平州刺史，遷平東將軍，徐州刺史。延昌二年夏，大霖雨，川瀆皆溢。彥相水陸形勢，隨便疏通，得無淹漬之害。朝廷嘉之，頻詔勞勉。入為河南尹，遷金紫光祿大夫、光祿勳，轉度支尚書。出為撫軍將軍、秦州刺史。時破六韓拔陵等反於北鎮，二夏、豳、涼，所在蜂起，而彥刑政甚嚴。正光五年六月，城人薛珍、劉慶、杜超等因四方離叛，突入州門害彥，推其党莫折大提為帥。永安中，追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司徒公、雍州刺史，諡曰孝貞。

子燮，字德諧，少有風望，位司徒主簿。卒，贈太常少卿。子士萬，有雅望，位高都太守。

燮弟爽，字德明。弟充，字德廣。弱冠，太學博士。大將軍蕭寶夤西討，德廣為行台郎，募眾而征，戰捷，乃手刃仇人，啖其肝肺。覺寶夤有異志，挺身歸闕，朝廷加爵，辭而不受。寶夤遂與万俟醜奴同反，大行台爾天光討之，請德廣為從事中郎。天光用其計，遂定秦、隴。以功除中散大夫。痛父非命，終身不食酒肉。妹夫盧元明嗟重之。

子士英，有文才，王遵業以女妻之。

次僧伽，修整篤業，不應辟命。時鄭子默有名於世，僧伽曰：「行不適道，文勝其質，

郭林宗所謂牆高基下，雖得必喪，此之徒也。」竟如其言。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，先滅僕從，然後入門，曰：「見此賢，令吾羞對軒冕。」及卒，叔德為懷舊詩曰：「平生寡俗累，終身無世言。」其見重如此。僧伽弟法藏，內清介，位員外郎。

德廣弟德顯，位散騎侍郎，贈東秦州刺史。

德顯弟德明，敦重有器局，位高陽太守，贈光祿少卿、光州刺史。

彥弟虔，字叔恭。太和初，為中書學生，遷秘書中散，轉冀州驃騎府長史、太子中舍人。宣武初，遷太尉從事中郎，出為清河太守。屬京兆王愉反，虔棄郡奔闕。宣武聞虔至，謂左右曰：「李虔在冀州日久，恩信著物，今拔難而來，眾情自解矣。」乃授虔別將，令軍前慰勞。事平，轉長樂太守。延昌初，冀州大乘賊起，令虔以本官為別將，與都督元遙討平之。遷後將軍、燕州刺史。還為光祿大夫，加平西將軍，兼大司農。出為散騎常侍、安東將軍、兗州刺史。追論平冀州之功，賜爵高平男。還京，除河南邑中正，遷領軍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孝莊初，授特進、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散騎常侍，又進號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永安三年薨，年七十四，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太尉公、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、冀州刺史，諡宣景。

長子喚，字仁明，位尚書左外兵郎。莊帝初，于河陰遇害，年四十，贈度支尚書、安東將軍、青州刺史。子裒，章武郡守。裒弟匹，汲郡守。並以幹局見知。

喚弟仁曜，位員外散騎侍郎、太尉錄事參軍。與兄喚同于河陰遇害，年三十八，贈散騎常侍、左將軍、兗州刺史。子捻，字道熾，學尚有風儀。魏武定中，司空長流參軍。齊天保末，為尚書郎，終於光州司馬。

仁曜弟皓，字仁昭，位散騎侍郎。亦遇害河陰，贈征虜將軍、涼州刺史。子士元、士操、武定中，並儀同開府參軍事。

皓弟曉，事列於後。

虔弟薤，字延賓，曆步兵校尉、東郡太守、司農少卿。卒，贈龍驤將軍、豫州刺史。

子諺，字義興。有幹局，起家太學博士，領殿中侍御史，稍遷東郡太守。莊帝初，濟、

廣二州刺史，加散騎常侍。節閔時，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、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為爾硃仲遠所害。義邕，莊帝居籓之日，以外親，甚見親昵。及即位，特蒙信任。爾硃榮之誅，義邕預其事，由是並及禍。節閔初，諺贈侍中、驃騎將軍、吏部尚書、冀州刺史，義真贈前將軍、齊州刺史，義邕贈安東將軍、青州刺史。諺次弟義順，司空屬。第四弟義遠，國子博士。莊帝初，並于河陰遇害，贈散騎常侍、征東將軍、雍州刺史。

承弟茂，字仲宗。文成末，襲父爵鎮西將軍、敦煌公。孝文初，除長安鎮都將，轉西汾州刺史，將軍如故。入為光祿大夫，曆西兗州刺史，例降為侯。茂性謙慎，以弟沖寵盛，懼于盈滿，以疾求遜位。孝文不奪其志，聽食大夫祿，還私第。因居中山，自是優遊裏舍，不入京師。卒年七十一，謚曰恭侯。

子靜，字紹安，襲，位東平原太守。卒，子遐，字智遠，襲。遐有幾案才，位河內太守。從孝莊南度河，于河陰遇亂兵所害。事甯，追贈散騎常侍、車騎大將軍、尚書右僕射、秦州刺史，封盧鄉伯。

靜弟孚，字仲安。恭慎篤厚，曆汝南、中山二郡太守。孝莊初，以外親超授撫軍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出為鎮東將軍、滄州刺史，加散騎常侍。

孚弟季安，粗涉書史，位北海王顥撫軍長史。顥為關西都督，復引為長史，委以戎政。卒於軍，贈征虜將軍、涼州刺史。

茂弟輔，字叔直。有器望，解褐中書博士，遷司徒議曹掾。太和中，孝文為咸陽王禧納其女為妃，除鎮遠將軍、潁川太守，帶長社戍。輔綏懷招集，甚得邊和。卒於郡，贈征虜將軍、秦州刺史，謚曰襄武侯。

長子伯尚，少有重名，弱冠除秘書郎。孝文每云：「此李氏之千里駒。」稍遷通直散騎侍郎，敕撰《太和起居注》。宣武初，兼給事黃門侍郎，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。

伯尚弟仲尚，儀貌甚美，少以文學知名。年二十，著《前漢功臣序贊》，及季父司空沖誄。高聰、邢巒見而歎曰：「後生可畏，非虛言也。」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。坐兄事，賜死。

仲尚弟季凱，沈敏有識量。坐兄事，與母弟俱徙邊，久之，會赦免。遂寓居晉陽，沈廢

積年。後歷位并州安北府長史。孝明崩，爾硃榮陰圖義舉，季凱豫謀。及莊帝踐祚，征拜給事黃門侍郎，封博平縣侯，加散騎常侍、秘書監、中軍將軍。後爾硃世隆以榮之死，謂季凱通知，於是見害。孝武初，追贈侍中、驃騎將軍、吏部尚書、定州刺史。

季凱弟延慶，位陳留太守、金紫光祿大夫。延慶弟延度，衛將軍、安德太守。

輔弟佐，字季翼，有文武才幹。孝文初，兼散騎常侍使高麗，以稱旨，還拜常山太守、真定縣子。遷懷州刺史，進爵山陽侯，加安南將軍、河內公，轉相州刺史，所在有稱績。後拜安遠將軍，敕與征南將軍城陽王鸞、安南將軍盧陽烏等攻赭陽，各不相節度。諸軍以敵強故班師，佐逆戰，為賊所敗，坐徙瀛州。車駕征宛、鄧，復起佐，假平遠將軍、統軍，以功封涇陽縣子。沔北既平，以佐為廣陽王嘉鎮南府長史，加輔國將軍，別鎮新野。及大軍凱旋，孝文執佐手曰：「沔北，洛陽南門，卿勉為朕善守。」孝文崩，遣敕以佐行荊州事。佐在州，威信大行，邊人悅附，前後歸者二萬許家。尋正刺史。宣武初，征兼都官尚書。卒，年七十一，贈秦州刺史，諡曰莊。

子遵襲。遵豪爽有父風，卒于司空司馬，贈洛州刺史。子果襲，位司空諮議參軍，坐通西魏見殺。

遵弟柬，字休賢。郡辟功曹，以父憂去職，遂終身不食酒肉，因屏居鄉里。司空、任城王澄嘉其操尚，以為參軍事，累遷濟州刺史。卒，贈殿中尚書、相州刺史。

柬弟挺，字神俊，小名提。少以才學知名，為太常劉芳所賞。歷位中書侍郎、太常少卿、荊州刺史。時梁將曹敬宗來寇，攻圍積時，又引水灌城，城不沒者數板，神俊循撫兵人，戮力固守。詔遣都督崔暹、別將王羆、裴衍等赴援，敬宗退走。時寇賊之後，城外有露骸，神俊令收葬之。征拜大司農。孝明末，除鎮軍將軍，行相州事，時葛榮南逼，神俊憂懼，乃故墜馬傷足，仍停汲郡，有詔追還。莊帝即位，以神俊人望，拜散騎常侍、殿中尚書，追論固守荊州功，封千乘縣侯，轉中書監、吏部尚書。神俊意尚風流，情在推引人物，爾硃榮有所用人，神俊不從。見怒，懼，啟求解官，除右光祿大夫。尋屬爾硃兆入京，乘輿幽執，神俊遂逃人間。孝武初，歸闕，拜散騎常侍、驃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。孝靜初，除驃騎大將軍、華州刺史，入為侍中，薨。年六十四，贈尚書左僕射、司徒公，雍州刺史。

神俊風韻秀舉，博學多聞，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，多所諳記。篤學好文雅，老而不輟。

凡所交遊，皆一時名士，汲引後生，為其光價，四方才子，咸宗附之。滎陽鄭伯猷常云：「從舅為人物宗主。」在洛京時，琅邪王誦亦美神俊，故名其子曰俊，庶其似之。梁武帝雅重其名，常云：「彼若遣李神俊來聘，我當今劉孝綽往。」其見重如此。頸多鼠乳。而性通率，不持檢度，至於少年之徒，皆與褻狎。北遷鄴，于路見狗，溫子升戲曰：「為是宋鵲？為是韓盧？」神俊曰：「為逐丞相東走？為共帝女南徂？」沙苑之敗，神俊策眇馬而走，曰：「丁掾力。」馬倒，曰：「丁掾誤我。」其不拘若此。既不能方重，識者以此為譏。喪二妻，又欲娶鄭嚴祖妹，神俊之從甥也。盧元明亦將為婚。遂至紛競，二家鬨于嚴祖之門。鄭卒歸元明，神俊惆悵不已。時人以神俊為鳳德之衰。

沖字思順，承少弟也，本名思沖，孝文改焉。少孤，為承訓養。承常言，此兒器重非恆，方為門戶所寄。沖雅有大量，隨兄至滎陽，時牧守子弟多侵亂人庶，輕有乞奪，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，無所求取，時人美焉。獻文末，為中書學生，沖善交遊，不妄戲雜，流輩重之。孝文初，以例遷秘書中散，典禁中文字。以修敕繁慧，漸見寵待，遷內秘書令，南部給事中。

舊無三長，唯立宗主主督護，所以我隱冒，五十、三十家方為一戶。沖以三正所由來遠，於是創三長之制上之。文明太后覽而稱善，引見公卿議之，群臣多有不同。太后曰：「立三長則課有常准，賦有常分，包蔭之戶可出，僥倖之人可止，何為不可？」詞議雖有乖異，然惟以變法為難，更無異議，遂立三長，公私便之。

遷中書令，加散騎常侍，給事中如故。尋轉南部尚書，賜爵順陽侯。沖為文明太后所幸，恩寵日盛，賞賜月必數千萬，進爵隴西公，密緻珍寶服禦以充其第，外人莫得而知。沖家素清貧，於是室富。而謙以自牧，積而能散，近自姻族，逮於鄉閭，莫不分及。虛己接物，垂念羈寒，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，亦以多矣，時以此稱之。初，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，素有微嫌，佐因構成崇罪，餓死獄中。後崇子護為南部郎，深慮為沖陷，常求退避，沖每慰撫之。護後坐贓罪，懼必不濟，沖具奏與護本末嫌隙，乞原恕之，遂得不坐。沖從甥陰始孫貧，來沖家，至如子侄。有人求官，因其納馬於沖，始孫輒受而不言。後假方便，借沖。此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，後自陳首始末。沖聞大驚，執始孫，以狀款奏，始孫坐死。其處要自厲，不念愛惡，皆此類也。

時循舊，王公重臣皆呼名，孝文帝謂沖為中書而不名之。文明太后崩後，孝文居喪，引見待接有加。及議律令，潤飾辭旨，刊定輕重，孝文雖自下筆，無不使訪焉。沖竭忠奉上，知無不盡，出入憂勤，形於顏色，雖舊臣戚輔，莫能逮之，俱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

焉。於是天下翕然。及殊方聽望，咸宗奇之。孝文亦深相仗信，親敬彌甚，君臣之間，情義莫二。及置百司，開建五等，以沖參定典式，封滎陽侯，拜廷尉卿，遷侍中、吏部尚書、咸陽王師。東宮建，拜太子少傅。孝文初依《周禮》置夫嬪之列，以沖女為夫人。及營明堂，詔沖領將作大匠，與司空、長樂公亮共監興繕。

車駕南伐，加沖輔國大將軍，統眾翼從。自發都至洛陽，霖雨不霽，仍詔六軍發軫，孝文戎服執鞭，禦馬而出，群臣稽顙于馬首之前。孝文曰：「今大軍將邁，公等更欲何雲？」沖進，請曰：「發都淫雨，士馬困弊，矜喪反旆，於義為允。」孝文曰：「已至於此，何容停駕！」沖又進曰：「今者之舉，天下所不願，敢以死請。」孝文大怒曰：「方欲經營宇宙，而卿等儒生，屢疑大計，斧鉞有常，卿勿復言！」策馬將出。，大司馬安定王休、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，孝文乃喻群臣曰：「今者興動不小，勤而無成，何以示後？若不南鑾，即當移都於此。光宅土中，幾亦時矣，王公等以為何如？議之所決，不得旋踵，欲遷者左，不欲遷者右。」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。前南安王楨進曰：「愚者暗于成事，智者見於未行，見至德者不議于俗，成大功者不謀於眾。非常之事。廓神都以延王業，都中土以制帝京，周公啟之于前，陛下行之于後，固其宜也。請上安聖躬，下慰人望，光宅中原，輟彼南伐。此臣等之願，亦蒼生幸甚。群臣鹹唱萬歲。孝文初謀南遷，恐眾心戀舊，乃示為大舉，因以脅定群情，外名南伐，其實遷也。舊人懷土，多所不願，內憚南征，無敢言者，於是定都洛陽。

尋以沖為鎮南將軍，侍中、少傅如故。委以營構之任，改封陽平郡侯。車駕南征，以沖兼左僕射，留守洛陽，遷尚書左僕射，仍領少傅，改封清泉縣侯。及太子恂廢，沖罷少傅。孝文引見公卿于清徽常曰：「今徙極中天，創居嵩、洛，雖大構未成，要自條紀略舉。但南有未賓之豎，兼凶蠻密邇，朕取南之計決矣，所行之謀必定。頃來陰陽卜術之士鹹勸，朕今征必克。此既家國大事，宜其君臣各盡所見。」沖曰：「征戰之法，先之人事，然後卜筮。卜筮雖吉，猶恐人事未備。京師始遷，行業未定，加之征戰，以為未可。」帝曰：「僕射之言，非為不合朕意。然咫尺寇戎，無以自安，理須如此。若待人事備，復非天時，將若之何？如僕射之言，便終無征理。」沖機敏有巧思，北京明堂、圓丘、太廟，及洛都初基，安處郊兆，新起宮寢，皆資於沖。勤志強力，孜孜無怠，且理文簿，兼營匠制，幾案盈積，剖劂在前，初不勞厭也。然顯貴門族，榮益六姻，兄弟子侄，皆有官爵，一家歲祿，萬匹有餘。年才四十，而鬢髮斑白，姿貌甚美，未有衰狀。

李彪之入京也，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，以沖好士，傾心宗附。沖亦重其器學，禮而納焉，每言之入孝文，公私共相援益。及彪為中尉、尚書，為孝文知待，便謂非復藉沖，更相

輕背，唯公坐斂袂而已，無復宗敬之意。沖頗銜之。後孝文南征，沖與吏部尚書、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，遂禁止之，奏其罪狀。沖手自作表，家人不知，辭甚激切，因以自劾。孝文覽其表，嗟歎久之。既而曰：「道固可謂隘也，僕射亦為滿矣！」沖時震怒，數責彪前後愆悖，瞋目大呼，投折幾案，盡收御史，皆泥首面縛，大罵辱詈。沖素性溫柔，而一朝暴恚，遂發病荒悖，言語亂錯，猶扼腕叫詈，稱李彪小人。醫藥所不能療，或謂肝藏傷裂，旬餘日卒。時年四十九。

孝文始聞沖病狀，謂右衛宋弁曰：「僕射執我樞衡，總厘朝務，使我無後顧之憂，一朝忽有此患，朕甚愴懷。」及聞沖卒，為舉哀於縣瓠，發聲悲泣，不能自勝。詔書褒述其美曰：「可謂國之賢也，朝之望也。」於是贈司空公，給東園秘器一具、衣一襲，贈錢三十萬、布五百匹、蠟二百斤。有司奏謚曰文穆。葬于覆舟山，近杜預塚，孝文之意也。後車駕自鄴還洛，經沖墓，左右以聞。孝文臥疾，望墳掩涕久之，遣太常致祭。及與留京百官相見，皆敘沖亡沒之故，言及流淚，其相痛惜如此。

子延寔，字禧，性溫良，少為太子舍人。宣武初，襲父爵清泉縣侯。莊帝即位，以母舅之尊，超授侍中、太保，封濮陽郡王。延寔乙太保犯祖諱，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，抗表固辭，徙封濮陽郡公，改授太傅。尋轉司徒公，出為使持節、侍中、太傅、錄尚書事、東道大行台、都督、青州刺史。爾硃兆入京，乘與幽縶，延實以外戚見害于州館。孝武帝初，反葬洛陽，贈使持節、侍中、太師、太尉公、錄尚書事、都督、雍州刺史，謚曰孝懿。

長子彧，字子文，尚莊帝姊豐亭公主，封東平郡公，位侍中、左光祿大夫、中書監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廣州刺史。彧性膏俠，爾硃榮之死也，武毅之士，皆彧所進。孝靜初，陷法見害。尋詔復本爵。子道端襲。彧七子，並彭城王勰女豐亭公主所生，以道、德、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為名。第四子義雄，有識悟，勤學，手不釋書。仕齊，位琅邪郡守。義雄弟禮成，最知名。

禮成字孝諧，年七歲，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顯隨魏武帝入關。顯母每謂入曰：「此兒平生，未嘗回顧，當為重器。」及長，沈深有行檢，不妄通賓客。在魏，曆著作郎、太子洗馬、員外散騎常侍。周受禪，拜平東將軍、散騎常侍。于時貴公子皆竟習弓馬，被服多為軍容。禮成雖善騎射，而從容儒服，不失素望。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，賜爵脩陽侯，拜遷州刺史。時朝廷有所徵發，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，擾必為亂，上表固諫，武帝從之。伐齊之役，從帝圍晉陽，齊將席毗羅精兵拒帝，禮成力戰擊退之。

加開府，進封冠軍縣公，曆北徐州刺史、戶部中大夫。

禮成妻竇氏早沒，知隋文帝有非常之表，遂聘帝妹為繼室。及帝為丞相，進位上大將軍，遷司武上大夫，委以心膂，及受禪，拜陝州刺史，進封絳郡公，賞賜優洽。累遷襄州總管、左衛大將軍。時突厥屢為寇患，緣邊要害，多委重臣，由是拜甯州刺史。以疾征還京，終於家。子世師，位度支侍郎。

禮成弟智源，有器重。仕齊，卒于高都郡守。

智源弟信則，方雅廉慎。齊武平中，位南陽王大司馬屬。信則形短，中書侍郎頓丘李若戲之曰：「弟為府屬，可謂名以定體。」信則曰：「名以定體，豈過劣弱？」尋除尚書倉部郎中。入周，為東京司門下大夫。隋開皇中，卒于沔州刺史。

彧弟彬，字子儒。其父延寔既別封，彬襲祖爵清泉縣侯。位中書侍郎，卒于左光祿大夫，贈驃騎大將軍、光祿勳、齊州刺史，謚曰獻。子桃杖襲。彬弟彰，位通直散騎侍郎，從父在青州，同時遇害。贈左將軍、瀛州刺史。

延寔弟休纂，小字鍾羌，頗有父風。位終太子舍人，贈驃騎大將軍、尚書令、司徒公、雍州刺史，追封樂浪縣公，後進封高陽郡公。子昂襲。

昂，魏末為廣平郡太守，齊天保中，卒於光祿卿。

昂子道隆，有才識，明剖斷。仕齊，位並省尚書左丞。隋開皇中，為尚書比部侍郎。

休纂弟延孝，位尚書屯田郎中。于河陰遇害，贈侍中、車騎大將軍、司空公、定州刺史，進封臨潁縣公。

韶從弟仲遵，有器業，彭城王勰為定州，請為定州開府參軍，累遷營州刺史。時四方州鎮，逆叛相續，營州城內，鹹有異心。仲遵單車赴州，及至，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，率皆安帖。後明帝又詔盧同為行台，北出慰勞，同疑人情難信，聚兵將往。城人劉安定、就德興等先有異志，謂欲圖己，逐仲遵害之。

韶從祖抗，自涼州渡江左，仕宋，曆晉壽、安陸、東萊三郡太守。

抗子思穆，字叔仁。有度量，善談論，工草隸，為當時所談。太和十七年，攜家累自漢中歸魏，位都水使者。及車駕南伐，以本官兼直閤將軍，從平南陽，以功賜爵樂平子。宣武踐祚，進爵為伯。累遷京兆內史，在郡八年，頗有政績。卒于營州刺史，贈安東將軍、華州刺史。有子十四人。嫡子斌襲，位散騎侍郎，早卒。

斌兄獎，字道休，為莊帝所親，超贈思穆衛將軍、中書監、左光祿大夫，諡曰宣武。獎以戚裏恩澤，賜爵廣平侯。曆中書侍郎、兼散騎常侍、聘梁使主、黃門郎、司徒左長史，行瀛州事。齊天保初，兼侍中、冀瀛滄三州大使，觀察風俗，還，拜魏尹。卒，贈濟州刺史、中書令。子瑰，位中書舍人黃門郎。

韶族弟琰之，字景珍，小字墨蠡。少知名，號曰神童，從父沖雅所歎異。每曰：「興吾宗者，其此兒乎！」恆資給所須，愛同己子。弱冠舉秀才，不行。曾遊河內北山，便欲有隱遁意。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軍參軍，苦相敦引，沖又遣信喻之，久乃應召。尋為中尉李彪啟兼著作佐郎，修撰國史。稍遷國子博士，領尚書儀曹郎中，轉中書侍郎、司農少卿、黃門郎，修國史。遷國子祭酒，轉秘書監，兼七兵尚書，遷太常師。

孝莊初，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，以琰之兼御史中尉，為北道軍司。還，除征東將軍，仍兼太常，出為衛將軍、荊州刺史，兼尚書左僕射、三荊二郢大行台，尋加散騎常侍。琰之雖以儒素自業，而每語人，言吾家世將種，猶有關西風氣。及至州之後，大好射獵，以示威武。爾硃兆入洛，南陽太守趙脩延以琰之莊帝外戚，誣琰之規奔梁國，襲州城，遂被囚執。脩延仍自行州事。城內人斬脩延，還推琰之厘州任。孝武初，征兼侍中、車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。永熙二年薨，朝廷悼惜之，贈侍中、驃騎大將軍、司徒公、雍州刺史，諡曰文簡。

琰之少機警，善談論，經史百家，無不悉覽，朝廷疑事，多所訪質。每云：「崔博而不精，劉精而不博，我既精且博，學兼二子。」謂崔光、劉芳也。論者許其博，未許其精，當時議咸共宗之。又自誇文章，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。每休閒之際，恆閉門讀書，不交人事。常謂人曰：「吾所以好讀書者，不求身後之名。但異見異聞，心之願也，是以孜孜搜討，欲罷不能。豈為聲名，疾勞世人也？此乃天性，非為力強。」前後再居史事，無所編緝。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，每有疑滯，常就琰之辨析，自以為不及也。

二子綱、慧，並從孝武帝入關中。綱位宜州刺史，儀同三司。

子充節，少慷慨，有英略。隋開皇中，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，位上柱國、武陽郡公、朔州總管。甚有威名，為虜所憚，後有人譖有謀反，征還京師。上怒之，充節素剛，憂憤卒。子大亮。

曉字仁略，太尉虔之子也。少而簡素，博涉經史，早有時譽，釋褐員外散騎侍郎，爾硃榮之立孝莊，曉兄弟四人，與百僚俱將迎焉。其夜，曉衣冠為鼠噬，不成行而免。其上三兄皆遇害。曉乃攜諸猶子，微服潛行，避難東郡。行至成皋，為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，辟易左右，謂曉曰：「觀君儀貌，豈是常倫？古人相知，未必在早，必有急難，須悉心以告。天下豈獨北海孫賓碩乎？」曉以能有長者之言，乃具告情實。信乃厚相資給以免。永安初，授輕車將軍、尚書左右主客郎，仍轉征虜將軍、中散大夫，又除前將軍、太中大夫。

天平初，遷都於鄴，曉便寓居清河，依從母兄崔顱鄉宅。顱給良田三十頃，曉遂築室居焉。時豪右子弟，悉多驕恣，請托暴亂，州郡不能禁止。曉訓勖子弟，鹹以學行見稱，時論以此多之。曉自河陰家禍之後，屬王途未夷，無復宦情，備在名級而已。及遷都之後，因退私門，外兄范陽盧叔彪勸令出仕，前後數四，確然不從。武定末，齊文襄嗣事，高選僚采，召曉及前開府長史房延祐，並為外兵郎。後徙平西將軍、太尉府諮議參軍事，除頓丘太守。天保中，頻曆廣武、東二郡太守，所在有惠政，為吏人所懷。卒於郡，年五十九，贈本官將軍、海州刺史。三子，伯山、仲舉、季遠。

超字仲舉，以字行於世。性方雅善制，白析美鬚眉，高簡宏達，風調疏遠。博涉經史，不守章句業，至於吉凶禮制，親表鹹取則焉。弱冠，仕齊為襄城王大司馬參軍事。時尚書左僕射元文遙以令長之徒，率多寒賤，奏請革選，妙盡高資。仲舉與范陽盧昌衡等八人，同見徵用。以仲舉為司州修武令。仲舉蒞以寬簡，吏人號曰寬明。于時昌衡為平恩令，百姓號曰恩明。故時稱盧、李恩寬之政。武平初，持節，使南定。州人並是蠻左，接帶邊嶂。仲舉具宣朝旨，邊服清謐，朝廷大嘉之，還，授晉州別駕。及周師圍晉州，外無救援，行台左丞侯子欽內圖離貳，欲與仲舉謀，憚其嚴正，將言而止者數四。仲舉揣知其情，乃謂之曰：「城危累卵，伏賴於公，今之所言，想無他事，欲言而還中止也？」子欽曰：「告急官軍，永無消息，勢之危急，旦夕不謀，意欲不坐受夷戮，歸命有道，於公何如？」仲舉正色曰：「僕射高氏恩德未深，公於皇家沒齒非答。臣子之義，固有常道，何至今日，翻及此言！」子欽懼泄，夜投周軍。城尋破，周將梁士彥素聞仲舉名，引與言及時事。仲舉曰：「世居山東，受恩高氏，今國維不張，還勞師眾，不能死於臣

道，豈敢幹非其議。」士彥曰：「百里、左車，不無前事，想亦得之。」見逼不已，仲舉乃曰：「今者官軍遠來，方申吊伐，當先德澤，遠示威懷，明至聖之情，弘招納之略，令所至之所，歸誠有地，所謂王者之師，征而不戰也。」士彥深以為然，益相知重。初，城敗之後，公私蕩然，軍人簿帳，悉多亡毀，戶口倉儲，無所憑據。事無大小，士彥一委仲舉，推尋勾當，絲發無遺，於軍用甚有助焉。

鄴城平，仍將家隨例入關。仲舉以親故流離，情不願住，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許去。固辭，乃得還鄴。尋有詔，素望舊資，命州郡勒送，仲舉懼嚴命而至。補秋官賓部上士，深乖情願，乃取急言歸。

隋開皇中，秦王俊鎮洛州，召補州主簿。友人蜀王府記室范陽盧士彥謂仲舉曰：「丈人往經征辟，每致推辭，何為徒勞之任，忽爾降德？」仲舉笑曰：「屈伸之事，非子所知。」尋被敕追赴京，朝廷以仲舉婆娑州裏，責黜左降為隆州錄事參軍。尋以疾歸，以琴書自娛，優遊賞逸，視人世蔑如也。會朝廷舉士，著作郎王劭又舉以應詔。以前致推遷為責，除冀州清江令，未幾，又以疾還。後以資例，授帥都督、洛陽令。彭城劉逸人謂仲舉曰：「君之才地，遠近所知，久病在家，恐貽時論，具為武職，差若自安。」仲舉曰：「吾性本疏惰，少無宦情，豈以垂老之年，求一階半級？所言武職，掛徐君墓樹耳。」竟不起。終於洛陽永康裏宅。時年六十三，當世名賢，莫不傷惜之。二子，大師、行師。

大師字君威，幼而爽悟，神情警發，標格嚴峻，人並敬憚之。身長七尺五寸，風儀甚偉。好學，無所不窺，善綴文。備知前代故事，若指諸掌；商較當世人物，皆得其精。弱冠，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。寬當時位望，又與大師年事不侔，初見，言未及終，便改容加敬，曰：「名下故無虛士。今者非以相勞，自望坐嘯有托耳。」每於私室接遇，恆盡忘年之歡。俄而以資調補左翊衛率，尋除冀州司戶參軍。煬帝初，改州為郡，仍除信都司戶書佐。及大業暮年，王塗弛紊，居官者率多侵漁，皆致潤屋；大師獨守清戒，無所營求，家產益致窘迫。郡丞鞠孝稜益相嘆服，曰：「後於歲寒，此言於公得之。」十年，遷渤海郡主簿。及竇建德據有山東，被召為尚書禮部侍郎。武德三年，被遣使京師，因送同安公主，遂求和好。使畢，還至絳州，而建德違約，又助世充抗王師于武牢。高祖大怒，命所在拘留其使。世充、建德尋平，遂以譴徙配西會州。

大師少時，嘗筮仕長安，遇日者姓史，因使占。時有從兄子同、妹夫鄭師萬、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。各使視即日官位，及將來所至。史生曰：「裴二及李，皆當依資敘用，然裴君終致台輔。鄭非直今歲虛歸，後歲亦當本資不敘。」指大師曰：「君才雖不

滅趙元叔，恐賦命亦將同之。」言子同亦無遠到。時大師弟行師亦預賓貢，因問史生吉凶。生曰：「此郎雖非裴君之匹，亦至方伯。」既而大師及子同、裴寂並以資補州佐。師萬當年差舛，明年而齊資不敘。師萬任益州新都縣尉。及武德初，裴寂任尚書左僕射、魏國公。大師至是遷播，因獨笑曰：「史生之言，於茲驗矣。」行師貞觀中曆太常寺丞、都水使者、邛州刺史，皆如史生之占。

大師既至會州，忽忽不樂，乃為《羈思賦》以見其事。侍中、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，見賦異之，召至河西，深相禮重，日與遊處。

大師少有著述之志，常以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魏、齊、周、隋南北分隔，南書謂北為「索虜」，北書指南為「島夷」。又各以其本國周悉，書別國並不能備，亦往往失實。常欲改正，將擬《吳越春秋》，編年以備南北。至是無事，而恭仁家富於書籍，得恣意披覽。宋、齊、梁、魏四代有書，自餘竟無所得。居二年，恭仁入為吏部尚書，大師復還會州。武德九年，會赦，歸至京師。尚書右僕射封德彝、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大師親通，勸留不去，曰：「時屬惟新，人思自效，方事摒退，恐失行藏之道。」大師曰：「昔唐堯在上，下有箕山之節，雖以不才，請慕其義。」於是俶裝東歸。家本多書，因編緝前所修書。貞觀二年五月，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，時年五十九。既所撰未畢，以為沒齒之恨焉。所制文筆詩賦，播遷及遭火，多致失落，存者十卷。子慶孫、正禮、利王、延壽、安世。

表（並序）

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、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。既家有舊本，思欲追終先志，其齊、梁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，因於編緝之暇，晝夜抄錄之。至五年，以內憂去職。服闋從官蜀中，以所得者編次之。然尚多所闕，未得及終。十五年，任東宮典膳丞日，右庶子、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啟延壽修晉書，因茲復得勘究宋、齊、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。十七年，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《隋書》十志，復准敕召延壽撰錄，因此遍得披尋。時五代史既未出，延壽不敢使人抄錄，家素貧罄，又不辦雇人書寫。至於魏、齊、周、隋、宋、齊、梁、陳正史，並手自寫，本紀依司馬遷體，以次連綴之。又從此八代正史外，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，皆以編入。其煩冗者，即削去之。始末修撰，凡十六載。始宋，凡八代，為《北史》、《南史》二書，合一百八十卷。其《南史》先寫訖，以呈監國史、國子祭酒令狐德棻，始末蒙讀了，乖失者亦為改正，許令聞奏。次以《北史》咨知，亦為詳正。因遍咨宰相，乃上表。表曰：

臣延壽言：臣聞史官之立，其來已舊，執簡記言，必資良直。是以《典謨》載述，唐、虞之風尤著；《誥誓》斯陳，殷、周之烈彌顯。魯書有作，鹿門貽鑒於臧孫；晉乘無隱，桃園取譏于趙孟。斯蓋哲王經國，通賢垂範，懲誡之方，率由茲義。逮秦書既煬，周籍俱湮，子長創制，五三畢紀，條流且異，綱目咸張。自斯以後，皆所取則。雖左史筆削，無乏于時，微婉所傳，唯稱班、範。次有陳壽《國志》，亦曰名家。並已見重前修，無俟揚榷。

洎紫氣南浮，黃旗東徙，時更五代，年且三百。元熙以前，則總歸諸晉，著述之士，家數雖多，泛而商略，未聞盡善。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，天縱英靈，爰動沖襟，用紆玄覽，深嗟蕪穢，大存刊勒，既懸諸日星，方傳不朽。然北朝自魏以還，南朝從宋以降，運行迭變，時俗汙隆，代有載筆，人多好事，考之篇目，史牒不少，互陳聞見，同異甚多。而小說短書，易為湮落，脫或殘滅，求勘無所。一則王道得喪，朝市貿遷，日失其真，晦明安取。二則至人高跡，達士弘規，因此無聞，可為傷歎。三則敗俗巨蠹，滔天桀惡，書法不記，孰為勸獎。

臣輕生多幸，運奉千齡，從貞觀以來，屢叨史局，不揆愚固，私為修撰。起魏登國元年，盡隋義寧二年，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，兼自東魏天平元年，盡齊隆化二年，又四十四年行事，總編為本紀十二卷、列傳八十八卷，謂之《北史》；又起宋永初元年，盡陳禎明三年，四代一百七十年，為本紀十卷、列傳七十卷，謂之《南史》。凡八代，合為二書，一百八十卷，以擬司馬遷《史記》。就此八代，而梁、陳、齊、周、隋五書，是貞觀中敕撰，以十志未奏，本猶未出。然其書及志，始末是臣所修。臣既夙懷慕尚，又備得尋聞，私為抄錄，一十六年，凡所獵略，千有餘卷。連綴改定，止資一手，故淹時序，迄今方就。唯鳩聚遺逸，以廣異聞，編次別代，共為部秩。除其冗長，捃其菁華。若文之所安，則因而不改，不敢苟以下愚，自申管見。雖則疏野，遠慚先哲，于披求所得，竊謂詳盡。其《南史》刊勒已定，《北史》勘校粗了。既撰自私門，不敢寢默，又未經聞奏，亦不敢流傳。輕用陳聞，伏深戰越。謹言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